

所谓中产

China's Emerging Middle Class

A Survey by FTChinese.com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对中国中产阶层的调查

魏 城◎著

本调查和讨论获亚洲出版人协会（SOPA）卓越解释类报道首奖。



D663. 9/3

2007

所谓中产

China's Emerging Middle Class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对中国中产阶层的调查

A Survey by FTChinese.com

魏 城◎著



南方日报出版社
NANFANG DAIL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所谓中产：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对中国中产阶级的调查 / 魏城著. —
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7.7
ISBN 978-7-80652-637-8

I. 所... II. 魏... III. 中等资产阶级—调查报告—中国 IV. D66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72896 号

所谓中产——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对中国中产阶级的调查

著 者：魏 城

出版发行：南方日报出版社

地 址：广州市广州大道中 289 号

电 话：(020) 87373998-8502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5

字 数：170 千字

版 次：200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9.80 元

投稿热线：(020) 87373998-8503 读者热线：(020) 87373998-8502

网址：<http://www.nanfangdaily.com.cn/press> <http://www.southcn.com/ebook>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序

杨 浪

魏城先生曾经是我的同事。算起来，这“曾经”该是20年以前的事情了。

那是上世纪80年代在《中国青年报》。对当代中国新闻历史稍有了解的读者或许知道这张报纸以及这张报纸曾经引起的响动。正因为如此，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这段同事的经历，对我们的职业履历是同样宝贵的。

魏城是学法律的，后来做了新闻。与许多出了国的前同事不大一样的是，他居然一直在做着新闻。在国内，我们曾经的同事已经大多不在一线跑了，而他却一直采访不辍，写作不辍，而且颇有些奇异地在一间著名的英文媒体中职业地以中文写作。这种跨地域跨文化地对中国发展进程的持续关注，应该是魏城的优势，也是他的文字值得我们阅读的理由。

这部著作是关于中国“中产”的。显然，这是一个有趣且有特殊意义的话题，而且是一个人们莫衷一是的话题。这个话题，在“里面”和在“外面”，立场和表述都会有冲突。这些有趣的冲突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特定阶段的表现，越往后看越会理解里面的意义。就像我们今天看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事情一样。

值得注意的是魏城的叙述方式和叙述语言。因为是报道的结集，他的方式是很“新闻”的，是描述，是实证的记录。作

为一个老记者，我以为这里采访的展开、素材的丰富和写作的切入是很有点炉火纯青的意思了。当然，法律出身的魏城对“现象”是有自己的判断的，他不断地设问，向被访者设问，也向读者设问，再依据专业调查和学术研究数据，把问题推向理性思考的层面。

记者只提供事实。比较那些肤浅和浮躁的对事情的“抚摸”，“事实”呈现着更丰富、更多元的肌理，这是魏城在“中产阶层调查”的报道中清晰地展示的。我要说，他其实是一个“外国记者”，他做得很棒！不仅在于“中产”这个话题本身。

[杨浪，财讯传媒（seec）集团副总裁，中国证券研究设计中心媒体管理部副总经理。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上世纪80年代起先后在《中国青年报》、《三联生活周刊》、《中国青年》杂志、《财经时报》、《财经》杂志任高级职务。]

目录 •



001..... 序 / 杨浪

001..... “我怎么能算中产?”

王孟龙敲开我房间的 door 之后，劈头盖脸就是一句：
“中国中产？这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

006..... 中国将逃脱穷国“宿命”？

一个署名“山鬼”的网友在网上嘲弄说：“昨天我们还是小康家庭，今天一出门，脑门上就‘叭’地贴上‘中产’标签了。”

012..... 新中产移民

“浦江两岸说英语，内环线内说普通话，内环线外说上海话。”这些频遭外地人“围攻”，并最终被“攻陷”的城市，恰恰是中国新一代中产最为集中的城市。

018..... 避不开的 80 年代

他们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波中产，大多是在六七十年代出生、在 80 年代成长起来的人，他们受到 80 年代文化的很大影响。

025..... 参不透的 90 年代

有人认为，如果说中国知识分子在 80 年代获得了某种程度的思想独立，那么，他们又在 90 年代获得了某种程度的经济独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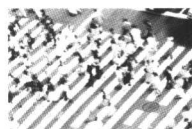
034. 言之不早的新世纪

陈年：“我曾经一度认为，财富可以改变社会，但有一天我终于想清楚了，规则是最重要的。我们能影响规则吗？我们不能。”



041. 自称中产的老板们

中国的老板更认同“中产”，中国没有人自称“精英”，中国更不存在“大资”（资产阶级），至少没人敢认领这顶在“失物招领处”积尘了30年的帽子。



048. 自称打工者的老总们

更精确的说法是，他们是“高级打工者”。《中国中产者调查》一书称，“职业经理人”是中国“中产者”中的“上层”。



054. 外企的“跳槽一族”

我理解的中产，是能够在工作和生活之间取得平衡的阶层，如果你赚了很多钱，但什么生活都没有，我觉得那不算中产。



060. 医生救人，律师救世？

中国《社会学研究》杂志2005年刊登的一项当代中国社会职业声望得分排行榜显示，排在前三位的都是官员，律师排名第16位，医生排名第29位。



068..... 自称无产者的文化人

国家文艺单位是坐在岸上钓鱼，但像我们这样的独立文化人，是在海中游泳，连救生圈都没有，抓根稻草才能漂。



075..... 高校扩招与中产阶级

考研或考博，就一定能给你的就业前景增加一些砝码吗？如果博士毕业后，你又发现所有的用人单位明确要求“年龄在 30 岁以下”，那你还能再“考”什么？



079..... 盛世“古玩热”

“粮油一分利，百货十分利，珠宝百分利，古玩千分利”，惹得那些有闲心、无闲钱的工薪阶层心里更加火烧火燎、奇痒难耐。



083..... 时代变迁“活化石”

老穆一直追赶时代潮流，什么都没落下，近 40 年来中国历次时尚热潮，他都有份儿：“下乡热”，“从军热”，“文凭热”，“从政热”，“下海热”……



087..... 缩在城堡中的“成功人士”

无奈之下，小区内的老板们、高管们和小白领们不得不抄起了家中能够找得到的榔子、钢管或其他器械，自行组成了一个“伏击队”。



092..... 中国的社会流动

自从邓小平启动中国经济改革的火车轮子以来，许多普通的中国人也启动了自己从社会底层向社会高层攀爬的登山车轮子。



098..... 中国不再“脑体倒挂”

受潮流影响，各式各样的老板们也从钱堆里探出个脑袋，呼吸几口知识的空气，不惜花大价钱去大学里搞个学位，生怕被当成了草莽英雄。



102..... 从中国富人的豪宅谈起

富人豪宅的存在，是一种激励？一个榜样？还是昔日朋友妒火中烧的“病根”？弱势群体仇富情结的目标？



108..... 让中产者成为社会主流

中产阶层占主体的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社会，要静止地去摆放，也是不平稳的，但要使它旋转起来，它就会呈现出一种动态的平稳。

附录

116..... 一个律师的“中产”历程

——邓亚岚采访录

136..... “网络新贵”已到中年

——方兴东采访录

155..... 中国的中产，优雅但有弱点

——洪晃采访录

169..... 田沁鑫的戏梦人生

——田沁鑫采访录

194..... 当记者能当成中产吗？

——何房子采访录

207..... FT 中文网关于中国中产
阶层的讨论

后记

221..... 中国存在中产阶层吗？

——香港凤凰卫视《凤凰生
活》杂志记者王之光采访
魏城

“我怎么能算中产？”



上一期《远观中国》专栏，我一不小心，间接地把“收入一般的人”与“中产”画了等号。很快，我就收到了一位读者的质疑：“收入一般的人怎么能算中产呢？”其实，这也是我一直想搞清的问题：在中国，什么样的人才能算“中产”呢？

2006年5月，我去中国跑了一个月，去了北京、上海、重庆、青岛、济南等大中城市，专门调查中国的中产问题。但一个月下来，在与50多位至少在我看来属于“中产”的白领、杂领或金领人士交谈之后，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反而越来越糊涂了。

我甚至发现，这次调查的隐含前提——中国存在着一个中产阶层，似乎都成了疑问。

“中产”是个伪命题？

重庆希尔顿酒店。王孟龙敲开我房间的门之后，劈头盖脸就是一句：“中国中产？这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

王孟龙学医，毕业后却从业传媒，现为《中国商业评论》资深编辑，言谈之中常常甩出一些艰深名词，但我后来终于搞明白了，他甩给我的第一句话的意思就是：中国并不存在着一个中产阶层。

王孟龙的意思是，中国一直是一个“中层缺失”的社会，现今亦然，即使完全从经济层面来讲也是如此，因为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使中等收入者随时面临跌入下层的可能。

他的这种观点，在网上同道者颇众。例如，一位署名“一条菜”的网友也认为，“中产”在中国是个伪命题，因为中国“只有财富的一极和贫困的一极，他们直接面对面，中间没有中产阶层”。

王孟龙敲开我房间的门之后，劈头盖脸就是一句：“中国中产？这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

另外，也有一些研究人员认为，一个国家只有达到某些宏观社会经济条件之后才会出现中产阶层，例如，城市化程度超过50%，第三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超过一半等。他们指出，目前中国的城市化比率低于40%，而

第一和第二产业还在主导整个经济。

当然，我这次中国之行接触到的大多数采访对象都不像王孟龙那么极端，他们似乎都接受了我调查的隐含前提：中国的确存在着一个中产阶层。但在他们的心目中，这个阶层的人数极少，少到了几乎无法构成一个阶层，至少他们自己不在其内。

“别开玩笑，我怎么能算中产？”——在中国的金融中心上海，一个年薪几十万元人民币的外企中层管理人员满脸疑惑地望着我，厚厚的镜片反射着强光。

在这次采访过程中，这样的反问我听得太多了。我还记得，临行前，一位在英国留学的中国学者，热心为我推荐采访对象，他推荐了一对在北京工作的夫妻，并告诉我：这对夫妇中，先生在国际著名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工作，太太在中国名所天华会计师事务所工作，高职高薪，有房有车，绝对属于“中产”。

但对方仍然很不自信，来信问：“我能算中产吗？”

推荐者马上回信，给对方打气：“厉以宁说过，有两套房子的就属于中产。”

重庆天域园林艺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灵灵也不认为自己是“中产”。她的“中产”标准，在中国人中也许很有代表性：“城里

有公寓，郊区有别墅，开车要开奔驰、宝马，旅游要去北美、西欧。”

“中层意识”占主流？

符合张灵灵标准的中国“中产”当然少得可怜。但颇为矛盾的是，据中国传媒报道，一项大型调查发现，85.5%的中国城市居民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

我找到了主持这项调查的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晓虹。2003年1月至2005年6月，他领导的课题组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武汉等大城市进行了这次有关中国中产阶级的大型调查。在接受我的采访时，周晓虹也特别提到了这一矛盾现象。

周晓虹认为，传媒在报道此事时所使用的“中产”一词并不严谨，他们那项有关自我认同的调查结果，也许更多地反映出，当前中国的“中层意识”占据了社会主流，也就是说，多数中国人认为自己处于社会结构的中层，但在中国人心目中，“中层”与“中产”这两个词并不相同。

“中国的白领可以自称‘小资’，但并不认同‘中产’，”周晓虹笑着对我说，“你要说他是‘中产’，他就跟你急！”

据说，美国是最典型的中产阶级国家。早在1940年，《财富》杂志在美国作过一项调查，就有80%的受访者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但《全球经济自由化的危机》一书作者理查德·隆沃思指出：“这些声称自己是中产阶级的人不一定拥有相当的财富……餐厅服务员、工厂工人、企业主管、股票经纪人等都坦然以中产阶级自居。”

周晓虹说，大部分美国人将自己定位为中产阶级，部分上与美国对“中产阶级”的文化定义有关。在美国，“中产阶级”一词就是“普通族”的同义词，相当于中国人说的“老百姓”或“收入一般的人”，是富豪和穷人之间的一个庞大的“中间阶层”。

可中国人心目中的“中产”，却绝对不是“收入一般的人”，而是一个可望不可即的阶层，几乎是“大款”、“富人”的同义词。

尽管中国国家统计局 2005 年曾把家庭年收入在 6 万元到 50 万元人民币之间定为中产阶层家庭的标准，但仍有许多中国人，包括收入在这个标准之内的中国人，并不认同这个标准。

“家庭年收入 6 万？如果是双职工，那才人均月薪 2500，那算什么中产？！”这是许多采访对象听完我引述这个标准后的“标准”反应。

网友“曾是知青”索性在网上开出了他自己的标准：“如果你有一套房子，但你仍然有银行贷款，我看不能算是中产。如果你月入 8000，但租房住，我看也不能算是中产。真正的中产应该是：有自己的产权房，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有相当于自己月收入 6 倍的存款。按这个标准你去衡量吧。”

其他中国人也许有着各自不同的标准，但不论如何不同，他们心目中的“中产”家庭年收入起点，大概都远远超过中国国家统计局说的 6 万。

周晓虹告诉我，巧得很，美国衡量中产阶级家庭年收入的起点也是 6 万。但那是美元。

也许中国人眼界高，自己主动乘了 8，与美国的标准看齐了？

但在这个世界上，完全以美国标准来定义本国“中产”的发展中国家，似乎并不多。

周晓虹给我讲了一个他亲身经历的故事：2005 年 11 月，他去印度开会，讨论中印中产阶级的对比。赴印度的飞机上，他看到一份新加坡的报纸，称印度中产阶级阵容庞大，成员有 7 亿之众，他吃了一惊。会议结束后，他去孟买，在一家三星酒店的酒吧中饮酒，大概出于职业好奇，随口询问一位酒吧侍者：“你是中产阶级吗？”

那位侍者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当然！”

随后，这位侍者又颇为自豪地说：“我们印度是一个中产阶级国家！”

“印度是一个使用英语的国家，”周晓虹后来对我说，“这位侍者说的也是英文。英文的 middle class，照字面翻译，就是‘中间阶层’，没有‘产’字，但我们现在沿用的译法，却加了一个

‘产’字。问题就出在这个‘产’字上，造成了种种混乱。”

“提低，扩中，调高”

但“中产”与“中间”这两个词的区别，真有那么重要吗？

至少，在中国高层决策者看来，这个区别很重要。

又是一个“巧得很”：2006年5月26日，也就是在我结束中国中产阶级调查的同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

这次会议的核心精神后来被媒体总结为六个字：“提低，扩中，调高”。其中的“扩中”，就是扩大“中间阶层”。

这次会议有关“提低，扩中，调高”的具体表述是：“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

当然，如果85.5%的具有强烈“中间意识”的中国城市居民，都把“中产”这个词完全甩给了少数的富豪，那不是一件挺危险的事吗？

看来，中国决策者非常担心并力图避免的东西，恰恰就是网友“一条菜”所说的现象——财富一极和贫困一极直接面对面，中间没有中产阶层。

中国将逃脱穷国“宿命”？



场景一：一日，我在酒店餐厅吃早餐，忽闻隔桌诸人高谈阔论，争辩起“中产”话题来。我心中窃喜。良顷，趁他们埋头用餐，我转过身去，问其中一人：“你们是

什么地方来的？”

此人从盘子中抬起脸来，满腹狐疑地望着我。

我急忙自报家门。他卸下狐疑的表情，用餐巾擦了擦嘴：“我们都是来自浙江的乡镇企业家，来上海参加一个订货会。”

“饭后，我能不能到您房间坐坐，聊聊你们刚才谈论的中产话题？”

他又换上了警惕的眼神：“我们对这个话题不感兴趣。”

事后，我猜想，他的警惕大概源自我的境外记者身份。

尽管采访未遂，但我至少知道，在中国，热衷于谈论中产话题的人，并不限于大城市的学术界、传媒圈或白领阶层。

如今，在搜索网站百度上，你搜索“中产”这个词，你能搜出158万个网页来；走在中国大中城市的大街上，你也常常会看到针对“中产”的房地产广告。那么，中国到底有多少“中产者”呢？

在北京建国门附近的办公楼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陆学艺对我说，目前中国的中产阶层占总就业人口的20%，如果按照目前中产阶层每年1%的增长速度，20年内中产

阶层可以达到总就业人口的40%。

中国政府官员似乎更为乐观。早在2001年，中国国家信息中心的一位官员就对记者说，他预测，未来5年内，中国将有2亿人进入中产阶层消费群；同一年，原中国对外贸易部副部长、中国入世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也在新加坡预测，未来10年中，中国具有中等收入的群体将达4亿之多。

某些西方商业机构也加入了这种预测“大合唱”。法国巴黎百富勤公司预测，到2010年，中国中产阶层家庭总数将达到1亿户；美国美林公司预测，未来10年内，中国的中产阶层人数将达到3.5亿人。

最新加入这个“合唱团”的是美国咨询公司麦肯锡。该公司预测说，中国中产阶层将经历两波发展潮：第一波是下层中产的壮大，到2011年，下层中产人数将增至2.9亿人，并在2015年增至峰顶；第二波是上层中产的扩张，包括吸收部分收入攀升的原下层中产的成员，到2025年，上层中产阵容将高达5.2亿人，超过那时中国城市人口的一半……

场景二：北京，一个典型的“中产”小区。

作家王刚为我沏上一杯茶。

听到我找他要谈的不是他的作品，而是他的“中产”生活，王刚一愣：“什么叫‘中产’？”

他给自己也倒了一杯茶：“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还是10多年前。当时，文学评论家李陀曾对我说，刘索拉有可能成为中国第一批中产，如果你继续努力，也有可能像刘索拉一样，成为中产。我当时听了很新鲜，想问刘索拉，中产将会怎么生活，但最后没敢问。”

刘索拉，女，当时尚在中国中央音乐学院上学，上个世纪80年代曾以一篇现代派小说《你别无选择》在中国红火过一阵。

“那时，中产在中国好像是一件大事，”王刚呷了一口茶，“不像我在加拿大的一个亲戚，那么穷酸，来中国还舍不得住